

书话岁月

【罗斯福总统由于这次与缪尔的历史性会晤，领略了约瑟米提的迷人景色，回到华盛顿后，决心加强联邦政府对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的保护。此后他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宣布创建 53 个野生动物保护区，16 个国家纪念保护区，6 个国家公园。】

美洲大地原来是原生态的“伊甸园”，自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欧洲移民大批拥入，经过几个世纪的耕耘，原始生态的大地也发生了惊人变化：一方面是工业文明催生了城市诞生、农田开垦、交通网延伸和工厂矿山的崛起；另一方面，人类对大自然无止境索取，森林的滥砍滥伐导致了水土流失、沙漠化、土壤侵蚀、草场退化日益加剧，以及接踵而至的河流污染、资源枯竭和生态恶化，这种工业文明伴随的负面效应到了 19 世纪末已经非常明显，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于是人们掀起保护自然资源的运动，呼吁保护生态环境，与此同时，在文学领域，一种崭新的呼唤人们回归大自然、讴歌大自然、赞美大自然的生态文学诞生了。

谈到美国生态文学，不能不提到约翰·缪尔(John Muir 1838-1914)的名字。

约翰·缪尔生在苏格兰。1849 年随全家移居美国，在威斯康星的农场长大。他在威斯康星大学上了几年学，但没有毕业，于是一边打工，一边开始了一生寻访大自然探险的漫长旅程。缪尔是美国早期环保运动领袖，创建了美国最重要的环保组织山岭环保俱乐部。他不仅撰写了大量大自然探险的随笔和

讴歌大自然之美

■金涛

专著，深受读者喜爱，成为美国生态文学的经典；而且身体力行，多方奔走，促成了对约瑟米提山谷等荒野的保护。在他的晚年，1903 年，66 岁的缪尔陪伴美国总统狄奥多·罗斯福在约瑟米提度过 5 天，他们一起攀岩登山，在冰川峡谷、湖泊溪涧盘桓，夜幕降临他们在林中空地燃起篝火露营……罗斯福总统由于这次与缪尔的历史性会晤，领略了约瑟米提的迷人景色，回到华盛顿后，决心加强联邦政府对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的保护，此后他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宣布创建 53 个野生动物保护区，16 个国家纪念保护区，6 个国家公园。缪尔也因此被誉为“美国国家公园之父”。

《夏日走过山间》(邱婷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 年 7 月)是缪尔的代表作，也是美国生态文学的一部经典。1968 年 3 月，缪尔抵达旧金山，得知加利福尼亚州中部偏东，有个叫约瑟米提的地方，他随即前往。他被约瑟米提山谷深深地吸引住了。“约瑟米提”在印第安语中是大灰熊的意思，这里位于景色宜人的山谷中，有瑰丽的冰川、高大的红杉林，绿色的高山草地和茂密的森林，其间点缀星罗棋布的湖泊和闪光的溪流，1869 年 5 月，缪尔获得了再次访问约瑟米提的机会，有一位牧场主德莱尼给缪尔提供了一份工作，“雇我与他为牧羊人以及羊群一起去默塞德河、图奥勒米河的源头放牧——那正是我一心向往的地方。”于是从这年 6 月 3 日到 9 月 22 日，缪尔在一只小狗陪伴下，与牧羊人一道，随着 2050 头羊，再次进入约瑟米提，《夏日走过山间》这本日记体的散文，便是这次别致的山间生活的收获。

《夏日走过山间》以第一人称忠实地记录了作者在约瑟米提的夏天的所见所闻，他像一个勤劳的画家，饱蘸着激情之笔描绘着壮丽的山川：雄奇的山岭、银色的冰川、奔腾的溪流、宁静的湖泊和飞流直下的银瀑，甚至连一块顽石，一株挺拔的树，野生的百合花和林中的小鸟、黎明的曙色、夜空闪耀的星星，在缪尔眼中都是那么神奇、动人，充满灵动的生命。他是怀着虔诚的心情，描绘大自然的壮丽给予心灵的感受，也以真诚的欢欣将这种朴素的感情付诸文字，以讴歌大自然的大美。“感受约瑟米提的伟大，比试图去理解或者用任何方法解释，都要更容易些。岩石、树木、溪流是如此细致和谐，它们各自的雄伟几乎都被这和谐所掩盖。三千英尺的峭壁上密密地覆盖着高大的树木，就像低地山丘边缘上的青草一样，延伸到这些峭壁脚下的是——英里宽，七到八英里长的草带，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农夫能在一天里割掉的草皮。五百英尺到一两千英尺的瀑布，在它倾泻而下的峭壁前面是如此渺小，仿佛是一缕青烟，一朵白云，但它的声音却充斥着整个山谷，震撼得地动山摇。沿着西边绵延的大山，前面耸立的穹顶山，以及之间波涛般起伏的山脉，一浪高过一浪，它们的山谷里长满了宁静的深绿色树林，生机勃勃而美丽无比……”

这类生动的描写比比皆是，《夏日走过山间》与生态文学的许多佳作一样，正是以精彩绝伦的文字，真情毕露的情感，多姿多彩的画面，将大自然的壮美展现在人们面前，以唤醒人类的良知：去热爱大自然，热爱生养抚育我们在这片大地吧。(当然也有不少生态文学作品是以揭露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为主，《夏日走过山间》涉及这方面内容不多。)

女数学家玛丽·萨默维尔

■武夷山

【由于《论物质科学的关联》的成功，她成为风云人物。男性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剑桥大学的男教授们屈尊邀请她出席午餐会；她获得英国皇家天文学会等多家学术社团的名誉会员称号；虽然皇家学会一直没有接纳她，但她塑了一尊大理石半身像，放在皇家学会大楼内。】

2014 年 10 月 23 日出版的《自然》杂志介绍了世界上最早的科普著作之一，1834 年出版的 On the Connexion of the Physical Sciences(《论物质科学的关联》)。

1830 年，天文学家约翰·赫歇尔写信给自然哲学家威廉·惠威尔(他于 1834 年创造了“科学家”这个词)，信中说，我们急切需要“将科学每一具体分支的已知东西加以消化……从而就已经完成了什么、还有什么有待完成的问题提供关联性的看法”。

后人认为，自学成才的苏格兰女数学家玛丽·萨默维尔(1780-1872)所写的《论物质科学的关联》这本书便提供了“关联性的看法”。该书有 500 页，但没有一个方程式、图表也很少，读懂此书不依赖于读者的数学基础知识掌握量。她用逻辑清晰、表述明快的语言描述了到那时为止的完整的科学世界观，涉及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气象学、电磁现象等领域，因而大受读者欢迎。在 1859 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问世之前，该书一直是英国最畅销的科学图书，总共发行过 10 版，且进入了法国、意大利、德国和美

国的图书市场。

玛丽·萨默维尔的父亲是位海军上将，她从小喜欢在海边捡贝壳，观察海鸟，她父亲说她是“野孩子”。15 岁时，她在一本女性时装杂志里读到了一点点点数的内容，从此迷上了数学。晚上躺在床上，她会听着海涛声在脑子里解方程。

18 岁时，她出落为一位大美人，正式进入了爱丁堡的社交界。她父亲感到困惑的是，她除了喜欢画油画、弹钢琴外，居然依旧热爱数学，这在有身份的年轻女性中太反常了。她觉得自己应该在某个方面出类拔萃，因为她深信，女性在创造力方面应该拥有比前人所承认的更高的地位。她嫁给了一位海军军官，但她丈夫 1807 年就去世了，那时她才 27 岁。

5 年后，她嫁给了自己的终生灵魂伴侣、爱好科学的表兄威廉·萨默维尔医生。36 岁时，他们全家移居伦敦，此时她已生了四个孩子。他们夫妇俩在家里招待过一些著名科学家，如前面提到的惠威尔、物理学家法拉第、数学家巴贝奇、地质学家莱尔，等等。1830 年，应“有用知识传播学会”的邀请，她把法国科学家拉普拉斯的《天体力学》译为英文出版。因此，在英国议会一次就科学教育议题展开的辩论中，有人说：全英国只有 6 个人能理解拉普拉斯的学说，她是其中一个。

1832 年，她在逗留巴黎期间开始撰写《论物质科学的关联》。她不是关在书斋里写书，而是充分利用自己的社交才干，拜访法国的科研机构 and 科学名流，汲取最潮的知识营养。比如，她拜访了拉普拉斯的遗孀(她颇有社会影响力)，访问了法国物理学家阿拉戈、毕奥(Biot)和盖-吕萨克。她访问了巴黎天文台、国家自然史博物馆、安培的电学理论实验室等单位，



到处都受到热烈欢迎。

由于该书的成功，她成为风云人物。男性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剑桥大学的男教授们屈尊邀请她出席午餐会；她获得英国皇家天文学会等多家学术社团的名誉会员称号；虽然皇家学会一直没有接纳她，但她塑了一尊大理石半身像，放在皇家学会大楼内。她去世 7 年后，牛津大学新成立的一个女子学院以她的名字命名。

前文提到，“科学家”这个词是惠威尔于 1834 年造出来的，而惠威尔承认，这个词的问世是受到玛丽·萨默维尔那本科普著作的影响。

格致书屋

取经团队成员为何均为戴罪之身

■隋淑光

【一个由罪余之人组成的团队，远赴波诡云谲的险地去完成重任，这很容易让人想到中国古代的充军制度。】

小说《西游记》中取经团队五位成员具有身份上的共性，那就是均拥有繁华的过往，但已被谪入凡尘，在踏上取经路时为戴罪之身。其中孙悟空、沙僧、白龙马在身份上尤其具有鲜明的囚徒性质。具体说来，唐僧在前世为如来的二弟子，名为金蝉子，因轻慢佛法，被贬至东土大唐；孙悟空因大闹天宫、扰乱蟠桃会，被镇压于五行山下；猪八戒本为天庭掌管八万水军的天蓬元帅，因色欲心作祟，醉闯广寒宫，而被谪入凡尘；沙僧本为灵霄殿下侍奎元帅的卷帘大将，因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琉璃盏，被发配至流沙河，每七日一次受飞剑穿胸百余下之苦；白龙马本为西海龙王敖闰之子，因纵火烧了殿上明珠，被拘禁于鹰愁涧。

小说《西游记》是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作品，在故事积淀的近千年过程中，取经团队成员的罪人身份定格于何时？人们何以把取经这一庄严伟业搁置于负罪之身？目前可见且较为成型的两部作品曾为小说的最终定稿提供了重要借鉴，其一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其二为杨景贤的杂剧《西游记》。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今存宋元刻本两种，均为残本，作者不详。书中所记载的取经团队成员为僧行七人，但只有法师(唐僧)和化身为白衣秀士的猴行者有名字。猴行者神通广大，曾因偷吃蟠桃被王母处罚，“配在花果山紫云洞”。书中无对唐僧前世身份的记述，也无猪八戒和白龙马这两个形象，但在途中降服深沙神的情节。法师前世曾两度取经，但两次为深沙神所吞噬，第三次终于将其降服，但并未收录为弟子同队取经。深沙神极有可能是沙僧的原型。从这部书的记载来看，至少在宋代时猴

行者这一形象已被界定为戴罪之身。

杨景贤大概生活于元末明初，他所撰写的杂剧《西游记》在人物形象、取经团队成员组成和情节设置上，已经非常接近小说《西游记》，但人物身份稍有不同，唐僧前世并非为如来的二弟子，而是“西天毗卢伽尊者托化于中国海州弘农县陈光蕊家为子，长大出家为僧，往西天取经阐教”，也并无受贬环节，非戴罪之身；孙悟空名为“通天大圣”，因盗窃太上老君炼就的金丹、王母的仙桃以及仙衣一套，被观音镇压在花果山下；白龙马原为南海沙劫龙老龙第三子，为行雨差迟，法当斩罪；沙僧本为玉皇殿前卷帘大将军，因带酒思凡，被罚在恒河中拘禁；猪八戒的前世为摩利支天部下御车将军，因盗取金铃，潜逃在黑风洞中。从该剧来看，至元末明初，除唐僧之外，取经团队其他成员的形象已被界定为戴罪之身。至小说《西游记》出现，唐僧的罪人身份也被定格。

孙悟空这一形象最早被界定为戴罪之身。其中的原因似乎可以结合其原形加以阐释。有论者认为孙悟空的形象可能源自玄奘法师在途中所收的弟子石槃陀。石槃陀为胡人，出家后则为“胡僧”，胡僧与“猕猴”音近，再和“石”字结合起来，最终被演绎为石猴这一形象。据《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在随侍法师后不久，石槃陀因畏难而思返，又担心护送之事泄露，故对法师萌生杀意，随后离开法师。这极有可能为孙悟空被界定为罪人形象的原罪。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孙悟空的形象可能与神话中的水怪无支祁有关，杂剧《西游记》中曾提及孙悟空的二妹为“巫枝抵圣母”，可见其形象塑造对此有所借鉴。《太平广记》中记载无支祁“形若猿猴”“金目雪牙”，因在大禹治水时作恶，被擒拿并镇压在“淮阴龟山之足下”。这与孙悟空的形象及待罪身份极为相似。一个由罪余之人组成的团队，远赴波诡云谲的险地去完成重任，这很容易让人想到中国古代的充军制度。所谓充军，就是把犯人发配到边远地区从事强迫性的屯种或充实军伍，其所去的地方自

镜中

■张枣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了下来
比如看她游到河的另一岸
比如登上一株松木梯子
危险的事固然美丽
不如看她骑马归来
面颊温暖
羞涩。低下头，回答着皇帝
一面镜子永远等候她
让她坐到镜中常坐的地方
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摘自《读首诗再睡觉》，读睡工作室编，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4 年 8 月出版)

(本版未收到稿费者请与编辑联系。)

碟碟不休

【自从改看中短篇科幻小说后，我的偏见逐渐改变，恍然悟到原来科幻小说是讲哲学的。】

保罗·范霍文执导的老版《全面回忆》是施瓦辛格鼎盛时期主演的作品，与《终结者》《蒸发密令》《第六日》《幻影英雄》等影片一起，成了施瓦辛格的代表作。受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现在重看这部电影，会发现特技制作很粗糙，场景一看就知道是在摄影棚里搭建的，动作剪辑也很迟缓，明显带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痕迹。不过，这一时期好莱坞的优点是精心打造剧本，注重人物塑造和故事叙事，使这些电影远比现在滥用电脑特技和追求大场面的动作片耐看，早已成为我这一代人的“记忆”。《全面回忆》取材于美国科幻作家菲利普·迪克的短篇小说《记忆公司》。菲利普·迪克生前寂寞，死后却备受推崇，尊为大师级的科幻作家，《银翼杀手》《少数派报告》《预见未来》等著名的科幻电影都是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

以前我有个偏见，觉得科幻小说的噱头无非是外星人入侵地球、外太空探险和移民、概念型或预见性的科技产品。我们对凡尔纳小说的最高评价不就是他的梦想成真了吗？很多科幻小职员奎尔到记忆公司移植火星旅行的记忆，结果唤起了他曾到火星刺杀一位政要的新记忆。为了抹除这段记忆，记忆公司决定给他植入一段单枪匹马拯救地球的记忆，结果奎尔更深一层的记忆又被唤起了。这是菲利普·迪克一贯擅长的“身份认同危机”的主题：我到底是谁？到底什么能证明我的身份？《全面回忆》对小说的启发，扩展了小说里点到为止的情节：奎尔的妻子成了联邦特工，奎尔借助记忆成了双面间谍，并最终接受了最新的植入记忆，加入了反抗军的行列。借用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的话来说，人作为主体实际上是片空无，主体化的过程就是对一段记忆的认同，从而把世界经验作为有意义的整体，并确定自己在其中的位置。

柯林·法瑞尔在 2012 年主演了新版《全面

回忆》，新版电影借助电脑特技，打造出全新的科幻场景。昏暗的街道，连绵的阴雨，让人想起雷德利·斯科特执导的《银翼杀手》中“黑色电影”的风格。新版《全面回忆》不断向老版“致敬”。老版《全面回忆》中，施瓦辛格在经过火星航站的安检时，化装成一名中年妇女，结果出了岔漏，被人识破。新版《全面回忆》中，柯林·法瑞尔过安检时，他的前面也出现了老版中的那位中年妇女，不过个头小了些，说的还是那句“呆两个星期”的话。老版中的施瓦辛格来到火星后，记忆公司的一位医生来找他。施瓦辛格认为他是警察派来追杀自己的，就用枪顶住了医生的脑袋。医生对他说，你患上了一种精神分裂症，现在所有的一切都不是真的，仅仅是你的幻觉。当施瓦辛格几乎要相信他时，故作镇定的医生脸上流下了一滴冷汗，施瓦辛格马上领悟到医生的话是假的，一枪射穿了医生的脑袋。新版中的柯林·法瑞尔在逃亡时，警察也跟他说话眼前的一切都是假的，仅仅是他的幻觉，并让他射杀与他一同逃亡的女友。这时他看到了一左为难的女友眼中流下了一滴为难的泪，马上领悟到警察的话是假的，一枪射杀了警察。老版中的那滴“汗”和新版中的那滴“泪”可以说是法国哲学家康拉德的“小片”“实在界”(the Real)的具象化。如果我们把一段记忆或梦境视作一套有关叙事的符号秩序，那么实在界就是无法整合到符号秩序中的那一部分。就像数学上的哥德尔的“不完备性定理”或罗素的“集合悖论”一样，总有一小片“实在界”会从符号秩序中脱落，成为一块“污点”，从而使整套叙事出现岔漏，颠覆了此前的叙事。人生如梦，但终究不是梦。要验证到底是不是梦，就需要找到那片注定存在的“实在界”，这也就是《盗梦空间》中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总要带着那个陀螺的原因。

神奇的种子香椿籽

■金波

【每到香椿树抽芽长叶的时节，人们都会不断地采摘，或自己吃或拿到山外换钱。到了秋天，被采摘过嫩叶的枝干，就再也不会开花结实，只有躲过采摘的香椿树，才有可能“善终”——就是我手里的“黄金花”。】

莲花洞森林公园位于庐山北麓，它是我的最爱。平时闲若无事，带上干粮、水和相机便出发了。乘公交车三四十分钟，然后徒步约半小时，就到了莲花洞森林公园。森林公园内奇峰高耸、山崖陡峭，更有飞瀑溅玉、怪石嵯峨……令人目不暇接。据说庐山的森林覆盖率为 76.6%，所以，森林公园内一年四季松竹常绿，郁郁葱葱。

去年 12 月 22 日，天气晴好，太阳照得身上暖洋洋的。我与好友又一次漫步到莲花洞森林公园。此时虽然早已立冬，却因较长时间的干旱，无雨亦无雪，起伏的山峰依然含黛，但是山径两旁低矮的灌木、茅草都枯萎了，春天时如雷声轰鸣的龙潭河，此刻也放慢了脚步，似乎在吟唱山间小调，平添了几分温婉。满目寒山瘦水，倒也不失庐山冬日的萧瑟之美。

沿着迂回曲折的龙潭河信步，行至翠崖时，见溪流谷的清泉潺潺东来，两股水流绕过乱石，在曲径亭旁汇合，好像走累了山路的人，在这里歇歇脚，于是形成一泓清潭。

我们也打算在曲径亭歇会儿，忽然，旅游鞋踩到了什么，听见很轻却很脆的“咔嚓”的一声，我低头一看，禁不住“呀——”的一声，脚下一枝黄铜般的花束，在暖暖的阳光下发发出金属般的灿灿光泽。

我惊讶地拾起它，好美丽的花朵呀。在一根纤细的干枝上，挂满了大小不一的花朵，每朵花五个花瓣，很规则张开，中间也是五瓣，但紧紧合拢；大的花朵圆周约一元硬币，略小一点的，也就一角硬币般大小。花朵排列整齐，如人工脱水后的干花，干而不枯灼灼然。我拿在手上，正仔细打量，一不留神，断成了两截！它很脆很脆，我递给朋友一枝，问道：“这是什么花？”

朋友与我一样，惊奇地将花束捧在手心，摇摇头说：“不知道……”我前后张望，山林静寂，除了我俩，不见一个游人，想找个人问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却找不到人影。我们俩手里小心翼翼地捧着“黄金花”，像是捧着宝物，走出了森林公园。

森林公园外有一条通往公路的小径，路旁全是乡村农家乐房舍，我连连问了好几个中年妇女，均摇头不知。这时，路过一家很干净的家院，屋外墙斜靠着洗净的大簸箕和大竹篱笆。一

《全面回忆》里那滴「汗」或「泪」

■韩连庆

回忆》，新版电影借助电脑特技，打造出全新的科幻场景。昏暗的街道，连绵的阴雨，让人想起雷德利·斯科特执导的《银翼杀手》中“黑色电影”的风格。新版《全面回忆》不断向老版“致敬”。老版《全面回忆》中，施瓦辛格在经过火星航站的安检时，化装成一名中年妇女，结果出了岔漏，被人识破。新版《全面回忆》中，柯林·法瑞尔过安检时，他的前面也出现了老版中的那位中年妇女，不过个头小了些，说的还是那句“呆两个星期”的话。

老版中的施瓦辛格来到火星后，记忆公司的一位医生来找他。施瓦辛格认为他是警察派来追杀自己的，就用枪顶住了医生的脑袋。医生对他说，你患上了一种精神分裂症，现在所有的一切都不是真的，仅仅是你的幻觉。当施瓦辛格几乎要相信他时，故作镇定的医生脸上流下了一滴冷汗，施瓦辛格马上领悟到医生的话是假的，一枪射穿了医生的脑袋。新版中的柯林·法瑞尔在逃亡时，警察也跟他说话眼前的一切都是假的，仅仅是他的幻觉，并让他射杀与他一同逃亡的女友。这时他看到了一左为难的女友眼中流下了一滴为难的泪，马上领悟到警察的话是假的，一枪射杀了警察。

老版中的那滴“汗”和新版中的那滴“泪”可以说是法国哲学家康拉德的“小片”“实在界”(the Real)的具象化。如果我们把一段记忆或梦境视作一套有关叙事的符号秩序，那么实在界就是无法整合到符号秩序中的那一部分。就像数学上的哥德尔的“不完备性定理”或罗素的“集合悖论”一样，总有一小片“实在界”会从符号秩序中脱落，成为一块“污点”，从而使整套叙事出现岔漏，颠覆了此前的叙事。人生如梦，但终究不是梦。要验证到底是不是梦，就需要找到那片注定存在的“实在界”，这也就是《盗梦空间》中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总要带着那个陀螺的原因。

老版中的那滴“汗”和新版中的那滴“泪”可以说是法国哲学家康拉德的“小片”“实在界”(the Real)的具象化。如果我们把一段记忆或梦境视作一套有关叙事的符号秩序，那么实在界就是无法整合到符号秩序中的那一部分。就像数学上的哥德尔的“不完备性定理”或罗素的“集合悖论”一样，总有一小片“实在界”会从符号秩序中脱落，成为一块“污点”，从而使整套叙事出现岔漏，颠覆了此前的叙事。人生如梦，但终究不是梦。要验证到底是不是梦，就需要找到那片注定存在的“实在界”，这也就是《盗梦空间》中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总要带着那个陀螺的原因。



金波摄